

德语文学大师典藏

Novalis

# 夜颂

Ode to Nights

[德] 诺瓦利斯 / 著  
林克 / 译

△ 德国浪漫派诗人代表

清晨必将重返？尘世的强权不会终结？

不祥的繁忙消耗了夜那庄严的微茫，爱从不让秘密的献祭永恒燃烧？

时间曾将距离丈量，但夜的权威超越了时空。



德语文学大师典藏

Novalis



# 夜颂

Ode to Nights

[德] 诺瓦利斯 / 著  
林克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颂/ (德) 诺瓦利斯著; 林克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220-10462-6

I. ①夜… II. ①诺… ②林… III. ①诗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203 号

YESONG

夜颂

(德) 诺瓦利斯 著 林克 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春晓  
张妮  
祝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208mm

印 张

9.7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462-6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诺瓦利斯及其隐微诗文

[德] 魏 尔

### 诺瓦利斯生平

他留下了德国思想史上最奇特和最神秘的作品。正如他那看似闲散的短暂一生给人无比丰富的印象，仿佛耗尽了每一种感觉与每一种智慧，他写下的那些玄奥文字也在游戏般的、华丽动人的外表之下展示了精神的一切极限，展示了精神使人成为上帝以及对精神绝望的一切极限。诺瓦利斯清醒而虔诚地经受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却泰然处之，因为一种创造性的虔诚使他能够藐视死亡。

——黑塞（Hermann Hesse）

诺瓦利斯 (Novalis) 本名为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据卢卡奇 (G. Lukács) 的《唯一真正的浪漫派诗人》(Der einzige wahrhafte Dichter der romantischen Schule), 诺瓦利斯于 1772 年 5 月 2 日出生在从前的伯爵领地曼斯费尔德 (Mansfeld) 的上威德施德特城堡。他的父亲名叫埃拉斯穆斯·封·哈登贝格男爵, 母亲奥古斯特·伯恩哈迪娜 (娘家姓封·波尔齐希) 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 父母均出自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 “德·诺瓦利” (de novali) 这个别名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很孱弱, 母亲当然特别为他担心。他不光多病, 小时候智力发展也明显比不上同龄人。“身体虚弱, 脑筋也不开窍”, 同他相好的县司法官尤斯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诗人蒂克 (I. Tieck) 记述得更详细 (1815 年): “他沉默寡言, 显得恍恍惚惚, 很少表现出聪明; 他跟别的男孩不合群, 十分依恋母亲, 对她怀着特别的爱, 同兄弟姐妹相比, 这是他唯一突出的地方。”

可是, 当他 9 岁那年在鲁尔河畔生过一场病之后, 这种蒙昧和恍惚的状况一下子改变了。仿佛滞留在萌芽状态的那些潜力终于能够以惊人的方式释放出来, 对此, 他的弟弟卡尔在为我们保存下来的第一篇小传 (1802 年) 中描述道: “现在他的灵智好像

突然苏醒了。”

觉醒的势头应该保持下去。这个主题像一种特殊的标记伴随着诗人和先知短暂的一生。靠着勤奋和严格的自律——家中的虔信教派及亨胡特兄弟会教派（pietistisch-herrnhutisch）的宗教气氛更加强了这种品格——成长着的诺瓦利斯迅速达到并超过了他的同学的文化水平。1790年，诺瓦利斯毕业于埃斯累本文科中学。他的家庭于1785年迁居魏森费耳斯，从那时起，诺瓦利斯的父亲担任库尔萨克森制盐场的经理。

许多诗稿已经在这段时期完成了。成长之中的诺瓦利斯——他从1798年才开始用这个名字——竭力争取形成自己的风格，虽然他先得模仿那个时代的名家，尤其是比格尔（G. A. Bürger）和席勒（F. Schiller）。

1790年秋天，诺瓦利斯就读于耶拿大学法学院，在那里他也听过席勒的历史讲座。19岁时他的处女作发表于《新德意志水星》（Neuer Teutscher Merkur, 1791年4月），受到维兰德（Wieland）称赞，也表现出席勒对这位正在成长的诗人的巨大影响。费希特（J. G. Fichte）的哲学同样对诺瓦利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可以由此证明：诺瓦利斯从费希特的文章中做了大量摘录，还写下了许多与其相关并且在思想上有所发挥的笔记。

诺瓦利斯在莱比锡学习期间认识了施勒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而且从 1792 年年初起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尤其在共同的宗教哲学玄思上的惊人默契可以从通信中看出来。施勒格尔直接用宗教隐喻更贴切地界定诺瓦利斯的本性（“主的灵在你身上……你是一个先知……”），诺瓦利斯则向朋友承认：“对我而言，你一直是埃莱夫西斯 (Eleusis)<sup>①</sup> 的大祭司。是你使我认识了天堂和地狱——是你使我品尝了知识树上的禁果。”在别处他还写道：“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我相信我们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生与我们的死是一个希望、一个渴慕。”

1794 年 6 月 14 日，诺瓦利斯在维滕堡通过了法学国家考试。他想把多年刻苦的自修坚持下去，并争取完成《新婚之夜、婚姻和后代》(*Brautnacht, Ehe und Nachkommenschaft*)。怀着这种意愿，诺瓦利斯于 1794 年 11 月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在滕施德特县政府当见习官员。他的上司——司法官尤斯特，后来写出了诺瓦利斯的第一部传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富有启发意义的性格素描。这份文献表明，更年轻的诺瓦利斯怎样显示出更成熟、更深邃的内心世界，而尤斯特这位职业上的导师必须在关键问题

---

<sup>①</sup> 埃莱夫西斯：希腊城市，位于雅典西北方，埃莱夫西斯秘密宗教仪式自七世纪以来即在此举行。——译注

上向他学习。

同年 11 月 17 日，决定一生的相遇发生了。诺瓦利斯在滕施德特附近的格吕宁根遇见了刚刚十二岁半的索菲（Sophie von Kühn）。“仅仅一刻钟”，他对哥哥埃拉斯穆斯坦诚相告，他已经怀着挚爱洞察了这个还十分幼稚的少女的本性。关于这次相遇，他在给一位亲密的女士的信中做了一番描述：“一个难遇而美好的偶然事件把我带进了一个家庭的圈子，在那里我找到了我所寻找的，在那里我还将找到从前几乎不敢奢求的。我的出身没有给我的，现在幸运给了我。在我出身的圈子里我怅然失落的，我发现全部汇集在一个陌生的中心。我感到有些亲缘比血液维系的亲缘更亲近……”从此以后，他所要做的，就写在他寄往德累斯顿那封给施勒格尔的书信中：“我最心爱的学习在词根上同我的未婚妻一样。她名叫索菲（Sophie）——而哲学（Philosophie）<sup>①</sup> 则是我生命的灵魂和开启我最本真的自我的钥匙。自从缔结了那种友谊之后，我也同这个工作难分难舍了。”

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他们在 1795 年 3 月 15 日就已（非正式地）订婚了。同年 11 月，索菲重病不起。诺瓦利斯为此忧心万

---

<sup>①</sup> “哲学”的原文是 Philosophie，Philo 意为热爱，Sophie 指智慧，而“索菲”这个名字恰好与此相同。——译注



分：“失去她我将万分悲痛，假如小索菲离我而去，天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肝脏手术、按当时常规的医疗和护理都未能挽救这个少女的生命。1796年5月19日，刚刚15岁的索菲去世了，她的未婚夫不在身边。

当时的书信和日记清楚地证明了诺瓦利斯遭受的沉重打击。相隔还不到四个礼拜，哥哥埃拉斯穆斯也死去了。走出这段充满痛苦的经历，诺瓦利斯变了，内心变得坚强。在写给他上司尤斯特的夫人的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永远摆脱不了她的苦痛。这天堂的灵魂所受的煎熬将始终是我余生的荆冠。唯愿上帝——我为此恳求他——把这余生缩短一些。”

正如日记里记载的，有段时间他确实同追随未婚妻死去这一“决心”激烈较量。可是他不想自杀，而是想争取纯粹以死亡之中的灵魂与爱人结合。在这个伤心人的心里很快就萌发了一种确信，这种确信当能带来一种超过人类限度的提升：“我已经取得了收获——一个牢固的希望即没有失去她——倘若索菲能够并允许对我显现，这个希望会使我更加坚强。”当人们试图安慰他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能给人安慰的只有未来，“是的，真实的未来！”那种使诗人成为先知的内心直觉仿佛已开始萌芽。传记材料以及他的诗歌和哲学作品证实了这个猜测。

若有人追问如何检验这些内心经历的真实性，还可以提出以

下事实：诺瓦利斯现在更有生活能力了，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职业基础。他在弗赖贝格矿业学院学习，仿佛为了逃避遁世倾向之危险，但实际上，更密切地与大地元素交往乃是至关重要的。

在弗赖贝格诺瓦利斯同地质学家维尔纳（A. G. Werner）建立了联系。学习之余，他还有时间创作箴言，这些作品后来以“花粉”（Blütenstaub）为标题发表在浪漫派杂志《雅典娜神庙》（Athenäum）的创刊号上。散文作品《塞斯的弟子们》（*Lehrlinge zu Sais*）已经开始动笔；诗和自然哲学的题材融为一体。并未让索菲的形象和这段经历从眼前消失，诺瓦利斯又同他在弗赖贝格结识的尤丽叶（Julie von Charpentier）订了婚。她对诺瓦利斯最后几年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诺瓦利斯于1799年底成为制盐场的见习文职人员。这一年他的创作收获主要有第一批《虔敬之歌》（*Geistliche Lieder*）以及《基督世界或欧洲》（*Christenheit oder Europa*）。后者为一篇历史神学短论，主要是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那篇引起激烈讨论的演讲稿《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的激发下写成的。未能完成的长篇小说《奥夫特尔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也已开始动笔。1800年初，《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大功告成。这些颂歌让人隐约感觉到同索菲的那段经

历以及与死亡相遇的深层维度，转化的、唤醒的复活之光照亮了死亡的幽暗。

诺瓦利斯曾经与许多浪漫派作家相遇并建立了友谊，诗人蒂克就是其中之一。他鼓励诺瓦利斯钻研波默的著作，其成效反映在《奥夫特丁根》这部小说的写作之中，同时也反映在其他创作中，尤其是《致蒂克》这首诗。波默使他最内在的经验、他与索菲那段经历以及他的自然观变得日益深刻。可是诺瓦利斯潜心创作的时间只剩下几个月。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绝症的征兆已为朋友们所觉察。诺瓦利斯自己却并不特别在乎健康状况的恶化，虽然他早已料到自己病情严重，恐怕会沉痾不起。

1800年底，一封求职信有了结果。诺瓦利斯被任命为图林根地区的“超编公职律师”（Supernumera-Amtshauptmann）。但是他的肺结核病此时已进入晚期。根据弟弟卡尔的日记，诺瓦利斯在3月25日“十二点半钟安详而平静地”病逝于魏森费耳斯的制盐场经理家中。据魏森费耳斯教区礼拜堂的记载：哈登贝格，制盐场管理处见习文职人员，于3月28日埋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

小施勒格尔给1800年底完成的那首诗加上了标题——“献给诺瓦利斯”：

我不在你面前哀叹：你懂得悲伤；  
你知道，在烧死异教徒的火堆上  
爱如何把它的火炬燃得更亮。  
你的欢乐之圣殿也已倾倒，  
死亡的风雪冷冷地飘入  
妩媚和慈爱搭成的新娘的小巢。  
因此跟我结盟吧，  
亲爱的朋友，去把天国找寻，  
好让我学会靠祈祷和信仰  
从死亡手中夺回它的牺牲……

仿佛你早已被拽离了尘世，  
以幽灵的步履轻盈地漫游，  
未经死亡却已从必死痊愈。  
你在你身内通过精神的劳作  
像巫师通过符咒和手势，  
唤起那消亡之人与心结合。  
请让我现在猜读  
天堂将什么倾吐到你的心间；  
虽然言语会亵渎神圣的彼岸，

仍愿那扇永恒的门将谁送还，  
他会沉默：就只让我的目光，  
当我惶恐的时候，从你的眼中  
窥见那极乐的幽灵之国的映像……

### 走向内心的途中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灵性的深度。这条神秘的路通向内心  
…… (IV, 17)

纯粹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能指路的。因此，唯一重要的是把某人引上正路，或者确切地说，给他指出一个朝着真理的确定方向。只要他渴望达到真理并付诸行动，他就会自行达到目的。(III, 35)

诸如此类的句子不是偶然写下来的，不是随意或顺便造出来的。它们有一种信号作用，以一种特定的精神——灵魂的经验为根据，这种经验在诺瓦利斯身上有着清晰的轮廓。就根本而言，他的“魔幻唯心主义”（magischer Idealismus）是鉴于他的终极方向而将基督教奉为圭臬。这一点人们很容易理解，只要读过他的思想断片和诗作，尤其是《虔敬之歌》和颂歌，当然也包括

《夜颂》。至于读者是否也能够从精神的实质和效力上领悟这些以虔信派和浪漫派的（pietistisch-romantisch）情感吟诵的诗篇，这无疑是一个问题。所以在那部评论诺瓦利斯的内容翔实的专著的前言里，希贝尔（F. Hiebel）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指出了诺瓦利斯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否存在着一个超感性的世界，灵魂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与之结合？魔幻唯心主义是否引向对一个客观的精神世界的经验？一种以全面综合科学、艺术和宗教为目的的文化意识的革命是通过诺瓦利斯为自己开辟道路，或者他那种“诗意的基督教”始终是不必当真的诗人之梦？

这段话同时点明了“蓝花”诗人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必须探寻构成“宇宙内在空间”——里尔克（Rilke）语——的那种真实维度。应该争取对意识做这样的调整，以此使人走上“通向内心的神秘的路”，但也并不因此而忽视外部世界的真实。为了在这条路上取得进步，语言学、美学或讲坛——神学的范畴像由各类学科提供的方法一样，总之是不够的，当然，后者的固有价值在其适用范围内依然存在。

不言而喻，除非一个人本身多亏命运的特殊引导并凭借相应

的经历而被赋予引导他人的权力，他才能够把别人“引上正路”。秘传的基督教汲取深层的宗教经验，其历史恰恰以此为标志：它的代表人物致力于从灵魂上帮助和引导人们，致力于从精神和灵性上向力求进取的人们传道，以各种方式撞击心灵深处，这就跟主要向外作用的宗教首领、传教士和神学导师截然不同。

东方的灵性传统在理所当然地宣讲“上师”（Guru）或（禅宗）祖师（Meister），哈西德主义（Chassidismus）<sup>①</sup> 在宣讲法力无边、创造奇迹的圣贤（Zaddik），相比之下，诺瓦利斯这位心灵大师或精神导师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却鲜为人知。不仅如此，长期以来这类人物身上的缺陷还给人以痛苦的感觉，只要人们足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缺陷。但从前并非总是如此。现在的人们不知道以基督教为取向的秘密传授之可能性，这种方式相当适合西方人目前的意识状况，但是又实际需要这样一种能感化深层人格的改造力，大概这就是亚洲的秘传教派今天尤其能对青年一代产生极强的诱惑力的一个原因。已经形成的虚空必须以某种方式填补起来。人们常常有这种印象，神学和教会的代表们似乎不再知道或还不知道，一种新型的基督教生活今天要从哪些基本

---

<sup>①</sup> 哈西德主义：18世纪兴起于波兰的一个犹太教派，坚持虔修及神秘主义教义。——译注

力量出发才是可能的。

诺瓦利斯——作为诗人、思想家和基督教的先知，守望着一  
种现在的和未来的基督教的到来——就根本而言，他堪称基督教  
的秘传大师。这位年轻人在早年已有所成就，他大概擅长在灵魂  
工作者圈子中与 20 至 30 岁之间的同龄人倾诉，不是靠外部的号  
召，而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借助于幻想和他所获得的灵感。读  
诺瓦利斯的作品总之不能拿模式去硬套，阅读时需要灵活的转换  
和个人的领会。

同时，由于诺瓦利斯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并受教于费希特的自  
我哲学（Ich-Philosophie），如果把他的弟子们跟他的本己的个人  
相提并论，这对他是很不适当的。在诺瓦利斯看来，他的使命其  
实是“广撒种子”，预备好授粉的“花粉”。他不能也不允许剥夺  
任何人行路的权力。因此，他满足于为寻找真理者“指出一个朝  
着真理的确定方向”。

从这种路的观点，从一个有待于完成的秘密传授过程的视角  
去看诺瓦利斯的哲学和诗歌作品，我们就会逐步发现这个就根本  
而言秘传的原则（das esoterische Prinzip），当然它有多种变化。  
无论是未完成的散文作品《塞斯的弟子们》——里面插入了风信  
子和玫瑰的童话——还是长篇杰作《奥夫特尔丁根》，都清晰地  
透露出一种神秘性质，后者更引出了一个主题性的问答：“我们



究竟去哪里？——永远在还乡。”诺瓦利斯的心目中有一个“复数的弥赛亚”，他不只考虑个体的认识进步以及成熟阶段。在《基督世界或欧洲》中，通向一个“永久的新的教会”之路，以及通向全人类的精神—宗教生活的“真正自由”之路，都呈现出各自的不同阶段。

认识进步自然必须靠各人取得，并由个体负责。塞斯(Sais)——埃及的寺庙之城，伊西斯<sup>①</sup>(Isis)崇拜的中心——遂成为需要获取的自我经验的一个象征地点，而一种深化的对世界以及对自然的认识与自我经验有着最紧密的关联，因为：

有个人成功了——他撩起了塞斯女神的面纱。——可是，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奇迹中的奇迹——他自己。

但是，假若按道理这是不可能的：破解那位男神或女神的铭文，也就是领悟心灵的深刻意蕴，又该怎么办？——诺瓦利斯回答得很绝对，他以下面这番话结束作品中有关弟子的那一章：

即使按那时的铭文所要求的，没有一个必死的凡人撩起

---

<sup>①</sup> 伊西斯：古埃及宗教的主要女神。——译注